

从精神分析学角度解析超现实主义

彭建斌

从1921年安德烈·布列顿和菲利普·苏波合著的第一部“自动写作”的作品《磁场》出版(关于《磁场》一书出版的最早日期,一般认为是1921年,也有学者提出成书于1920年),到1969年让·舒斯特在《世界报》上正式宣布超现实主义的终结,这个流派存在了半个世纪之久。尽管超现实主义在哲学上受到了诸如黑格尔辩证法以及柏格森“生命冲动说”和“绵延说”的影响,但对其影响最大的却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

安德烈·布列顿曾是位军医,曾与弗洛伊德共同从事精神病的研究。他在精神病理方面的知识,对于他研究和解释新艺术、新诗歌的美学思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布列顿最关注的是潜意识说、释梦说以及自由联想法。弗洛伊德所说的潜意识,包括人的原始冲动和本能的欲望。这些冲动和欲望,与人类社会普遍的风俗习惯、社会道德以及法律准则往往是不相容的,因而常常受到个体有意识地压抑或排挤,以致人们的意识难以被觉察。但这些冲动和欲望并未因此消失,而是伺机侵入,以求得自己的满足。然而,在潜意识与意识之间总有一个“检察员”在严格把关,不轻易让潜意识的冲动和欲望轻易地进入意识领域。不过在弗洛伊德的理论里,潜意识的冲动和欲望可以通过梦来自我实现:“检察员”在夜晚人们睡眠时往往会松懈,甚至会跟着人一起“睡着”。于是本能的冲动和欲望就以各种伪装的形式躲过“检察员”的审查,闯入意识领域而表现出来,这就形成了表达我们潜意识的梦。因此梦可以看成是这些冲动和欲望的伪装的、象征的满足,通过对梦的解析便可以洞察潜意识的状况。

布列顿在1924年发表的《第一次超现实主义宣言》中写道:“我们仍然生活在逻辑秉政的时代,当然,这也恰是我要说的正题。但是如今逻辑的方法只适于解决次要性质的问题。绝对的理性主义仍然风靡一时,然而,它只能用来观察纯属我辈经验的那些事实……看来完全是出于偶然,最近才澄清了精神世界的一个部分,而我以为是绝然最为重要的那个部分,亦即大家早已佯作毫不关心的那个部分。这要感

谢弗洛伊德的发现。人类的探索者便得以做更进一步的发掘,而不必再拘泥于眼前的现实。想象或许正在夺回自己的权利。”(张秉真、黄晋凯编《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这里,布列顿显然是在为弗洛伊德的理论作宣传,在他看来,梦是可以给人带来“一种就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的能力,一种无与伦比的自如,一种精神的解放,一种没有先例的形象创造,以及他们作品的超自然格调”(参见安德烈·布列顿《拂晓》)。与弗洛伊德一样,布列顿认为理性只涉及到人的经验的一部分,考虑到心理分析理论坚持人的行为原动力是本能的冲动和愿望,布列顿因而把用逻辑、理智整理出来的经验,视为人的整体经验中狭窄而又无足轻重的部分。进而又把在过去被视为幻想或迷信的心理活动,确立为与理性或逻辑相对应的心理现实,在真实这一问题上,作为潜意识的心理现实,完全不亚于理性的或逻辑的现实。因此,这一新开拓出的心理现实就成了文学、艺术表现的对象,艺术家可以抛开理性和逻辑的制约,驰骋想象去展示这一新的心理现实。

从超现实主义的信条和宣言中我们可以看出布列顿是要求艺术家不要艺术地描绘可见现实,而要消极地记录心理现实,也就是不让艺术家带着一定社会的、政治的和艺术的目的去创造艺术品,因此从超现实主义艺术的表现方法入手,我们进入所要讨论的第二点——弗洛伊德的自由联想法。自由联想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中的一个重要方法,布列顿对此很感兴趣。他甚至主张艺术家像一个患有“严重的狂躁症、全身瘫痪或早发性痴呆”的病人那样从事创作,其目的仍然是使艺术家完全抛弃理智和逻辑,从潜意识领域里释放出非理性的、幻想的、不可思议的形象源泉——本能冲动和欲望的象征符号。

但是,无论布列顿怎样强调无意识的书写(如诗歌)和形象记录(如绘画),超现实主义的作品仍然不可能是纯本能冲动和欲望的产物。实际上,布列顿的目的无非就是“要使梦与现实这两种表面上似乎矛盾的状况演化为一种绝对现实,一种超现实”,其核心意义则是强调梦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假象将来会在

“超现实”领域里得到调和。尽管“超现实”一词出自阿波利奈尔之口，但是布列顿却赋予了这个词以精神分析理论的内涵。尽管他的唯潜意识才能创造艺术的美学倾向有失片面，但仍然影响了一大批艺术家，萨尔瓦多·达利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作为超现实主义造型艺术的代表人物，达利的美学观念曾受到巴塞罗那玄奥杂志《造型艺术》以及勃克林神秘世界的影响，但达利对神秘领域的持续探索和渴求，则是通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而得以实现。应该说，弗洛伊德明确地指出了一个独立于意识之外的新的精神领域——潜意识，布列顿将其成功地导入了“超现实”的理论之中，而达利则是尽可能精妙地将“超现实”的意象记录于他的作品之中。此外，同一性的美学思想却使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在观念上与前人迥异。他们执著地追求主体与客体、梦幻与现实、人与自然、过去与未来、生与死的统一，弥合对立物之间的分裂与界限。达利甚至直截了当地接受了布列顿的“记录”理论，认为绘画即是“具体的非理性和想象世界的手工彩色‘照片’”（王红媛编著《达利论艺》），艺术家的任务就是精确地将潜意识中的形象记录下来，使荒诞离奇、不可思议的“黑暗世界”变得可视。如果说弗洛伊德关于梦可以“将思想变为视像”（参见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的理论是出于分析病因、治疗疾病的目的，那么对于达利等超现实主义而言，这却是他们“自动绘画”的理论基础。达利称自己的方法是“偏执狂的批判性活动”，并认为“这是非理性知识的自发方法，它以狂妄的联想、解释的批判和有序的具体表现为基础”（参见吕澎主编《欧洲现代绘画美学》）。不难看出，达利“偏执狂的批判性活动”与布列顿的“纯心理的无意识”之间并无质的区别，二者皆是以精神分析为前提，推演出一个抛弃逻辑与意识的美学理论。可是，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达利的美学远远超出了对梦的研究。达利更加直截了当地主张艺术家应在

恍惚的昏睡、狂喜的酒醉、歇斯底里、疯子的狂躁等症状中捕捉和记录形象。一句话，艺术家必须有意识地制造意识的分裂，将潜意识中的形象记录在“手工彩色‘照片’”上，甚至画得像格兰特·伍德的风景画一样细致而精确。也有人认为达利的美学是“病态美学”，我们从《忧郁的游戏》中的狮子以及《一条叫安达鲁的狗》和《黄金时代》中表现出来的性欲狂式的破坏倾向中都可以看出。在这一层面上说，达利的现象学是关于心理病态的现象学，使他感兴趣的现象既不是客观存在的物质现象，也不是广义的“存在”（物质与精神）现象，而是幻觉和怪象的纯精神现象。正如他所说的：“这是‘非理性知识’的自发方法，它以狂妄联想和解释的批判的和有序的具体表现为基础。”（参见达利等《达利谈话录》）

对于超现实主义而言，梦境是体现和发挥人的想象力的最佳领域，因为梦境排斥逻辑或意识的控制。他们认真地看待梦境，鼓励人们接受和捕捉那些突如其来的梦中形象以及看似荒唐无稽的幻象交织。然而，他们并不主张把梦境与现实世界对立起来，而是企图通过强调梦境的真实性使两者一致起来，进而获得一种“超现实”。如今，“超现实主义”已逐渐成为公众认可的艺术风格和流派，作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在现代艺术领域的一次成功运用，布列顿、达利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尽管后世对他们褒贬参半，甚至有人认为达利的艺术是资本主义社会堕落、腐朽的产物，是反美学、反艺术、反人类的，但在发掘人类精神的潜意识层面，在拓宽艺术家创作和现代美学的层面上，布列顿和达利精神分析式的理论和实践始终体现着开拓性的意义。

（作者单位 江西财经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设计系）

责任编辑 韦平